

少年故事叢刊

唐人小說選

第一冊

中華書局印行

VI

一、本叢刊專備高小初中程度者課外閱讀之用，與本局印行之兒童古今通相銜接，成爲由淺而深之兩種故事讀物。

一、本編選自唐代叢書（一名唐人說薈），取其富於興趣之故事以及習用典故、成語之來源，先譯爲語體文，次附原文，以便初學文言者對讀。

一、原文有篇幅較長者，多分成數段，另標小題，以醒眉目而便閱讀。

一、取材內容，間有涉及神怪者，蓋文藝作品，原貴想像，神話劍俠等等，在所不免，讀者第以文學眼光欣賞之可也。

一、原文中史地名詞及成語等，在語譯中未能詳盡而必須注釋者，另加簡明注釋，附於冊後。

少年故事叢刊 唐人小說選 第一冊目錄

目

錄

1

一	風塵三俠	一
二	虬髮叟化形驚逆賊	一四
三	黑英雄	一七
四	唐朝的大力士	二一
五	美人名士悲歡離合	二三
六	甘為情死	三一
七	三生石上舊精魂	三五
八	月下老人	四二
九	吐氣揚眉說韋臯	四七

十	韋臯是諸葛亮的後身麼……………	五二
十一	死而復活的藝人……………	五五
十二	古押衙奇計救無雙……………	五八
注釋……………		七五—七八

一 風塵三俠

隋朝時候，李靖和紅拂妓虬髯客先後遇合，情節非常離奇！後世稱爲「風塵三俠」。這是極著名的一件故事。

一 前倨後恭

隋煬帝出京去遊玩江都，他命司空楊素留守西京——西京是煬帝原住的京城。——楊素的私生活是很奢侈很驕傲的。每逢有賓客上去謁見他，他總是踞坐在牀上，叫許多美女簇擁着出來接見；一班婢女，就排列在兩旁伺候着。有一天，衛國公李靖，那時還是平民，去拜見他，想要貢獻他些治國安邦的奇策；楊素也是照常坐在牀上接見他。李靖走上前去作了個揖，就說道：「現在天下正在擾亂的時候，各處英雄多競爭着起事。您是朝廷重要的大臣，應當要存心收羅豪傑纔是，不應該坐着見客。」楊素聽說，就改變了恭敬的態度，站起來表示歉意。李靖

和他講了一番軍國大事，楊素很合意，就收了他的策略退去。

二 慧眼識英雄

當李靖和楊素縱談的時候，有一個姿色很美麗的侍妓，手裏執着紅色的拂塵，立在旁邊，很注意地看着李靖。李靖臨去的時候，她特地到外間屋子裏，指着李靖問府吏道：「剛去的那位書生，住在甚麼地方。」府吏回答了，她口裏念着回進去了。李靖回到旅館裏；這一夜五更將近，忽然聽得敲門，李靖就起來問話。開門一看，見是一個穿紫衣戴帽子的人，用一枝手杖挑着一個包裹。李靖問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她答道：「我是楊家執紅拂的侍妓。」李靖急急地請她進房。她脫去外衣和帽子，卻原來是一位十八九歲的美麗女子。她向李靖道：「我侍候楊司空很長久了，天下的人，我也見過不少，但是沒有人能夠及得上您。我們女子好像絲蘿草，不能獨自生長的；我如今願意依附在您這喬木上，所以我就逃出來跟着您。」李靖道：「楊司空權力很大，京城裏尤其是他的勢力範圍，怎麼辦呢？」她答道：「他如今不過是像一個死尸多口氣的

人了，不必怕他。他家裏一班侍妓，料定他將來不能成就大事，所以逃去的人，已經很多了；他也並不追趕得怎樣嚴緊。我已經考慮的很周到，您可以不必疑惑，不必害怕。」李靖問她的姓，她說「姓張；」又問她排行第幾？她說是「最長。」李靖看她的體態姿色，聽她的言語口氣，真是人世間少有的美人，竟在無意之中得到了，越是歡喜，卻也越是害怕。在這一刻兒時間之內，心裏好像有幾千萬種的思慮，覺得非常不安；同時門外偷看的人，也往來不絕。過了幾天，也聽到追尋的消息；但是並不十分嚴緊。她就改換了男裝，隨着李靖，悄悄地推門出去，騎馬而逃，預備逃到太原去。

三 虬髯公

李靖和張氏，走到靈石，耽擱在旅館裏。一面鋪好了牀，一面爐子裏煮着的肉，也快要熟了。張氏的髮很長，可拖到地上；因而就站在牀前梳頭。李靖卻在院子裏刷馬。忽然有一個人，中等身材，額下長着一叢赤色的虬髯，手裏提着一隻皮囊，騎着一匹性氣很不好的驢子，進旅館來。

下驢走進屋子，就上牀抓過枕頭，斜倚着臥倒，看張氏梳頭。這樣魯莽的怪客，又做出這種奇突的舉動，李靖不覺動怒；不過還忍耐着，不曾發作，仍然在那裏刷馬。張氏本是個有眼力的人，她細細地看了虬髯客的容貌以後，就背轉身來，遮住了虬髯客的眼睛暗暗地向李靖搖手，叫他不可動怒。一面忽忽地梳好了頭，就對着虬髯客行禮，問姓？虬髯客答道：「姓張。」張氏道：「我也姓張，應該是你的妹妹，」立刻就拜下去。再問他排行第幾？答道：「第三。」隨即問道：「妹妹，您排行第幾呢？」張氏道：「最長。」虬髯客就喜道：「今夜好徵倖，遇着大妹子了！」張氏遠遠地招呼李靖道：「李郎啊，您來見見三哥。」李靖立刻進去拜見，他們三人就團團地坐着吃肉。虬髯客拔出腰間的匕首切肉，狼吞虎嚥地吃着。又解開他所帶來的皮囊，取出一顆人頭，和一副人的心肝；人頭仍然盛在囊裏，便將心肝切碎了，胡亂吃着下酒。說道：「這是一個天下最負心忘義的人，我找他十年了，今天纔找到，我這一腔大恨，總算消釋了！」

吃完以後，虬髯客道：「我看李郎的行色，是個貧士；何以能够得到這樣一位世間少有的

美女？」李靖道：「我雖然是個貧士，但也是一個有心人；別人問我，我當然不說，現在您三哥問我，我就不必隱瞞。」接着就將自己和張氏結合的經過情形，詳細說了一遍。虬髯客道：「那末，您們打算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」靖道：「我們打算到太原去。」虬髯客道：「我看李郎的態度容貌，確是個大丈夫！你也知道太原地方有甚麼非常的人物嗎？」靖道：「我卻確會識得一個人，依我的愚見，他真算得一個非常的人物；此外所見，都不過是些將帥之材罷了！」虬髯客問道：「姓甚麼？」靖道：「和我同姓。」又問：「多少年紀？」答道：「不過二十歲。」再問：「他現在做甚麼事？」答道：「他是一個州將的兒子。」虬髯客道：「李郎，您可以設法使我和他見見麼？」靖道：「我的朋友劉文靜和他很親近，我們可以由文靜介紹去見他。可是您何以特地要見他呢？」虬髯客道：「有這樣的人，我怎麼不要去訪問！您們大約幾時可到太原？」李靖算定了日期告訴他。虬髯客道：「你們到太原的第二天，在早晨天剛亮的時候，到汾陽橋等候我罷。」說完以後，立刻騎驢而去，好像和飛一樣快。

四 一局碁

等到虬髯客約定的那一天，李靖和張氏在太原，果然又遇到了他。於是李靖和虬髯客同去拜訪劉文靜，說要見見這位李郎君。文靜就派使者去迎請他；等到使者回來，這位大名鼎鼎的李郎君——就是太原守將李淵的次子世民，也就是後來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——也就到了。這位李郎君神氣開朗，相貌的確和常人不同。虬髯客曉得自己不是此人的敵手，默默地坐着，吃了幾杯悶酒，隨即和李靖一同告辭出來，對李靖道：「此人真是天子之相呀！我已經看出十分之八九了，不過我還要請一位道兄來見見他。」於是再約定日期，兩人分別。到了約定的那一天，虬髯客果然和一個道士同來，三人再去會見劉文靜。這時候文靜正在家裏奕碁；經他們說明來意之後，就立刻寫一封信，派人趕快去迎李郎君來觀奕，道士就和文靜對奕等候着。一回兒，李郎君又到了，他對着大家一揖，就坐下看碁；態度安閒，神清氣爽，顧盼之間，好像別有光彩。道士一見，就悽慘地收拾碁子道：「啊呀！這一個碁局全輸了。」——道士說這話，意思

是雙關的：表面上是說棋子的全輸，暗地裏是說虬髯客奪取隋朝天下的計畫完全失敗了。——於是三人告辭。出門之後，道士對虬髯客道：「這世界，不是你的世界了，還是到別地方去起事罷。」當下就約定大家到西京去。虬髯客在路上對李靖道：「我計算你們的路程，要到某日纔可以到西京，在到京的第二天，請你和大妹子同到某地方一間小屋子裏來訪我。」說完之後，就連聲歎惜着，兩下分別。李靖也騎馬回家。

五 李藥師富貴

李靖和張氏同到西京之後，就去訪問虬髯客。依他所說的地方走去，見是一家小板門的人家。隨即敲門，有人應着開門出來，拜道：「我家三郎，叫我們等候李郎和大娘子，已經長久了。」說着，引他倆走進一重門，就覺得氣派非常華麗；幾十名奴僕和婢女，排列在庭前。又引李靖和張氏走進東廳，廳上陳列着巾箱、粧奩、冠鏡、首飾之類，都是極寶貴的東西；再請李靖和張氏換衣服，衣服也都是珍品。隨後聽得說：「三郎來了；」這三郎原來就是虬髯客。他戴紗帽，袒開

着皮裘的衣襟，形貌也覺得非常雄豪。彼此歡歡喜喜地見面，再叫他夫人出來相見，他夫人也是一位人間少有的美女。於是四個人入席飲食，一班歌舞女子就在筵前奏樂。飲食既畢，家人從東面抬出二十隻牀，都用錦帕蓋着；等到陳列完全，一時揭去錦帕，原來陳列的都是些文契簿冊鑰匙之類。虬髯客對李靖道：「這都是珍寶錢幣的數目，本來是我所有的，現在我完全贈送給你。爲甚麼呢？我本來要想憑着這些東西，在這世界上起兵爭戰個兩三年，建立一番事業；現在這世界既然已有了真主，我還住在此地做甚麼呢？那太原李氏真是英明的人主啊！在這三五年之內，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。李郎以出乎尋常的才幹，輔佐那清平世界的君主，盡你的心，竭你的力，一定可以做到最高的大臣。大妹子有出乎常人的姿色，又藏着舉世無雙的技藝，一定可以跟着丈夫一路富貴榮華到極點。不是大妹子不能識得李郎，不是李郎也不能遇到大妹子。這樣的人好比是「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萃」；本來不是偶然的事情。將來你只要用我贈你的資財，去輔佐這真正的天子，可以幫着他建功立業。李郎啊，你要勉勵呀！此後大約再過十年，

東南方會有一件奇事發生，那就是我得意的時候了！大妹和李郎，你倆就向東南灑酒賀我成功罷！」說完這一番話，便命全家的家僮，排列着下拜；又向他們宣布道：「從今後李郎和大妹，就是你們的新主人了。」說完了這話，就和他夫人，帶着一名家奴，管自騎馬去了。

李靖住下了虬髯客的宅子，就頓成爲豪富之家。後來將資財幫助唐太宗經營國事，就造成唐朝的天下。貞觀十年，李靖官做到「左僕射平章事」。適值南蠻來奏道：「有人帶着海船一千多艘，甲兵十幾萬，攻進扶餘國，殺了原有的國王，自立爲君，那國家已經平定了。」李靖心裏知道這就是虬髯客已經成功了；回去告知張氏，穿起了官服，依着虬髯客當初所囑的話，向東南灑酒，慶賀他的成功。

【原文】

隋煬帝¹之幸江都²，命司空楊素³守西京⁴。素奢貴自奉，每賓客上謁，未

嘗不踞牀⁵而見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羅列。一日，衛公李靖⁶以布衣⁷上謁，獻奇策，素亦踞見。

公前揖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，公爲帝室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爲心，不宜踞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起謝。公與語大悅，收其策而退。

當公之騁辨⁸也，一妓有殊色，執紅拂立於前，獨目公。公去，執拂者臨軒指吏問曰：「去者處士，住何處？」吏具以對，妓誦而去。公歸逆旅，其夜五更初，忽聞叩門聲，公起問焉；乃紫衣帶帽人，杖一囊。公問誰，曰：「妾楊家之紅拂妓¹⁰也。」公遽延入，脫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麗人也。謂公曰：「妾侍楊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；絲蘿¹¹非獨生，願比喬木，故來奔耳。」公曰：「楊司空權重京師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彼尸居餘氣¹²，不足畏也！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甚衆矣，彼亦不甚逐也；計之詳矣，幸無疑焉！」問其姓，曰：「張。」問其伯仲之次，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儀狀、言辭氣語，真天人也！公不自意獲之，愈喜愈懼，瞬息萬慮不安；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，亦聞追討聲，意亦非峻；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，將歸太原。¹³

行次靈石¹⁴旅舍，既設牀，爐中烹肉，且熟。張氏以髮長委地，立梳牀前。公方厠馬，忽有一

人，中形，赤髯如虬，¹⁵乘蹇驢¹⁶而來，取枕欹臥，看張梳頭。公怒甚未決，猶親刷馬。張熟視其面，一手映身搖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斂衽前問其姓，臥客答曰：「姓張。」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，問第幾，曰：「第三。」因問妹第幾，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夕幸逢一妹。」張氏遙呼：「李郎且來見三兄。」公驟拜之，遂環坐食肉；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。又開革囊，取一人頭，并心肝；卻頭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食之，曰：「此天下負心者，銜之十年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矣！」

食竟，客曰：「觀李郎之行，貧士也；何以致斯異人？」曰：「靖雖貧，亦有心者焉。人見問，故不言，兄之問，則不隱；具言其由。」曰：「然則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曰：「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真丈夫也！亦聞太原有異人乎？」曰：「嘗識一人，愚謂之真人¹⁷也！其餘將帥而已。」曰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靖之同姓。」曰：「年幾？」曰：「僅二十。」曰：「今何爲？」曰：「州將之子。」曰：「李郎能致吾一見乎？」曰：「靖友劉文靜與之狎，因文靜見之可也；然兄何爲？」曰：「吾欲訪

之；李郎何日到太原？靖計之日，曰：「達之明日，日方曙，候我於汾陽橋。」言訖，乘驢而去，其行若飛。

及期，入太原，果復相見；偕詣劉氏，謂欲見李郎君；文靜遣使迎之，使迴而至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虬髯默坐，飲數杯，招靖曰：「真天子也！」既出，曰：「吾得八九矣，然須道兄見之。」約期而去。如期，與一道士至，俱謁文靜。時方奕碁，飛書迎文皇¹⁸看碁；道士對文靜奕，虬髯與公旁侍焉。俄而文皇到，長揖就坐，神氣清朗，顧盼煒如也！道士一見，慘然斂碁子曰：「此局全輸矣！」請去。既出，謂虬髯曰：「此世界，非公世界，他方可也。」因共入京。虬髯路語公曰：「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；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。言畢，吁嗟而去。公乘馬而歸。

到京，與張氏同往，至一小板門，叩之，有應者出拜曰：「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。」延入重門，門愈壯麗，婢四十人，羅列庭前；奴二十人，引公入東廳；廳之陳設，窮極珍異，巾箱粧奩，冠鏡首飾之盛，非人間之物。請更衣，衣又珍異。傳云：「三郎來，」乃虬髯也；紗帽褐裘，亦有龍

虎之狀。歡然相見，命其妻出拜，蓋亦天人也。四人對饌訖，陳女樂，列奏其前。食畢，家人自東昇出二十牀，以錦帕覆之；既陳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虬髯曰：「此盡寶貨泉貝之數；吾之所出，有悉以充贈。何者？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，或當龍戰¹⁹，二三載，建少功業；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爲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！三五年之內，即當太平。李郎以特出之才，輔清平之主，竭心盡力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蘊不世之藝，從夫之貴，榮極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；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萃，固非偶然也！持予之贈，以佐真主，贊功業，勉之哉！此後十年，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志秋也！一妹與李郎，可瀝酒東南相賀。」因命家僮列拜曰：「李郎，一妹，是汝主也。」言訖，與其妻，從一奴，乘馬而去。

公據其宅，乃爲豪家；得以助文皇帝締構²⁰之貲，遂匡大業。貞觀十年，公以左僕射平章事。適南蠻入奏曰：「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萬，入扶餘國，²¹殺其主自立，國已定矣。」公心知虬髯成功，歸告張氏，具衣相賀，瀝酒東南向祝拜之。